

为什么是“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社戏》营造之平桥村环境的再解读

马欧亚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DOI:10.12238/mef.v7i4.7650

[摘要] 经典的魅力在于无论是谋篇布局的考虑、语言文字的运用还是细节描写的推敲等都无懈可击,其中的妙处并不是粗读几遍便能体会出来的,需要对语言细细品味,不放过任何一处看似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细节。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所选的课文《社戏》便是经典中的经典,文中如诗如画的“平桥村”历来令人向往。作者在平桥村的介绍时引用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早已深入人心,但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诗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深入探究,本文尝试从这个细节入手,对平桥村的环境描写进行再解读。

[关键词] 细节; 主题; 环境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Why is it "Chichinsi Gan Younanshan"?

—Re-interpretation of Pingqiao Village environment created by "Social Drama"

Ouya Ma

Suzhou Xujiang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Abstract] The charm of the classic is that whether it i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layout of the text, the use of language or the elaboration of the details of the description are impeccable, which is not a rough reading can be realized a few times, the need to savor the language, not to let go of any seemingly random but ingenious details. The text "Social Drama" selected in the unified edi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is the classic of classics, and the picturesque "Pingqiao Village" in the text has always been attractiv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Pingqiao Village, the author quoted "Chichinsi, secluded Nanshan", which has long been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mind, but the reason why Mr. Lu Xun quoted this poem has rarely been deeply explored. This paper tries to start with this detail and re-interpret the description of Pingqiao Village's environment.

[Key words] Details; Theme; environment

《论语》有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固然强调了学习方法,但对于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工作实践也很有指导意义。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内容每一轮的变化都不大,而语文学科,即便课文有所调整,但知识、方法、素养等基本保持一致,更何况有些经典篇目无论版本如何改变,始终占据着教材的重要位置。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因其内容展现、文字运用、表现手法、主题表达的典范性,能更有效地指导学生读写实践,还因其在细节刻画中严谨细密,在文章的任何一面均无可挑剔,只有读者领会不到,没有读者不能领会,而一旦领会,则必为之“心有戚戚焉”,鲁迅先生的文章便是如此。

1 于无声处听惊雷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的文章自然在语文教科书里占据重要地位,虽然近年来网上时有将鲁迅先生文章移出教科书的呼声,但发出呼声的若非上学时就没认真读过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吧。对于中学教师来说,每教一轮就会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再读一遍,而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先生的文章常读常新,每次阅读都会发现一些可探究的细节。鲁迅先生是中国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在作品中便免不了引用一些“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但引用时却常暗含批判,具有否定意义,较为明显的是《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上大人,孔乙己”等,直接表现了孔乙己的迂腐,再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先生及孩童读的那些古文也暗示了私塾教学方法的陈

旧低效等。但有些引用则需要细细品味,否则极容易忽略,若简单地归为讽刺一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先生的用意了,例如《社戏》里引用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社戏》是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一篇课文。近年来八年级下册的名著阅读用《经典常谈》替代了《傅雷家书》,而本册书里本就有较多的《诗经》篇目,正因如此,《社戏》所引的《诗经》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就显得引人注目起来。首先是读音问题,“干”的读音其实没那么简单,虽然课文的注释里标注为“gān”,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算是公认的读音,当然解释为“涧”,这倒是比较公认的。不过这对于初中语文教学来说似乎也不是非常重要的,读音本来就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我们也不必总是纠结某个字是否应该读古音。真正的着眼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是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引这句诗的原因,或者说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诗的目的所在。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鲁迅先生写作时随意引用的可能性并不大,先生曾说过,“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1],这样的作家怎么会随意引用诗句呢?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是《诗经》中的名句呢?无论是选入教材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还是未选入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哪一句不比它有名呢?如果不是先生在《社戏》里引用,又有多少人记得《诗经》里有这句话呢?想来鲁迅先生不是随意挑选的,那么作为阅读者来说,也就不应该随意理解了。

2 似是而非必有疑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这两句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这首诗是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所表达的主题是“社会之家庭安宁,王室之家庭亦安宁也”^[2]。《社戏》引用的是本诗的前两句,是非常优美的景物描写。这两句诗的描写与《社戏》里的景象有些相似,特别是与“月夜行船”的那一段,以至于我最初误会这首诗是写隐逸生活的。当然,用诗句来表现平桥村的景色,这种理解恐怕是不妥的,因为鲁迅写的是“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分明表达的是对这首诗或其代表的《诗经》甚至是当时科举教材的厌烦。诗句描写的景色是很优美,但可能因为阅历问题导致“我”并不完全理解,毕竟当时的“我”才十一二岁,孩子的天性是“玩”,就算读书,也应该读有趣的儿童读物,关于这,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就曾表明过态度。在孩子眼里,“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这样优美的语句是比不过有趣的儿童读物的,当然更比不过整天“钓虾”的快乐生活,所以鲁迅引用这句诗的目的在于通过反衬表现孩子的天性。这样理解似乎有些道理,但这只解释了鲁迅引用《诗经》的目的,照这么说,他完全可以换一句更有名的诗句,我们还要解释“文章为什么引用这句诗”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写文章更多的时候忌直白,我们不能把目光只放在句子上面,拓展一下,读一读整首诗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发现呢?如上述,这首诗写的是周朝贵族宫室的落成,一般认为是周王宫

室,虽说是哪个周王还有分歧,但整首诗喜庆的感情基调是比较公认的。如果把范围缩小一些,暂且撇开全诗,只看诗歌的第一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除了描写优美的景色外,还描写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尤其提到了兄弟和睦友爱的关系,这与《社戏》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就又有关联了,《社戏》的第二段写到的就是平桥村和谐的人际关系,难道鲁迅想表达这个意思吗?但正如前文所说的,诗里的自然景色与平桥村的相对应并不成立,因为文中的“我”是孩子,关注的不是美景而是钓虾等趣事,那么把诗里的和谐人际关系与平桥村的相对应同样不成立。后者比前者的理解似乎更深入了一步,但只是在同一个方向进了一步,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退一步说,即使这首诗表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关系确实能与平桥村的对应起来,可鲁迅明明写的是“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啊!

3 知人论文见真章

我们把诗的第一段话再仔细揣摩一下,似乎能发现问题所在。“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意思是“兄弟同住多和睦,相亲相爱心相关,胸襟坦白不欺瞒”。这里确实表现了家庭关系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周朝礼教的基础上的,即所谓的长幼尊卑,这正是儒家所弘扬的。在儒家看来,“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是追求社会和谐”“礼强调社会内部的差别,讲究尊卑、长幼、亲疏有分别,每个人各守自己社会地位的本分,就可以群体安定”^[3]。平桥村则不同,“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这里的和谐是建立在淳朴的民风基础上的,“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想来对这些儒家所弘扬的礼教也不是很懂吧。“打了太公”自然不要紧,偷罗汉豆请客当然也不要紧,别说是请客,摇船饿了摘一些豆吃又如何?所以,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诗,是不是想表现平桥村民风淳朴的特点呢?诗歌与《社戏》看上去有相似的自然景色和人文风光,但其内涵却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尤其是人文风光,也即人际关系和谐背后的原因。

鲁迅先生想极力表现的淳朴民风也许跟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先生出生于绍兴的一个大家庭内,童年时是家中的少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除了长妈妈的规矩和父亲的“功课”让他稍嫌烦恼。而当他父亲去世后,之前的烦恼实在算不上烦恼。当本家长辈集会商议重新分配房产事宜时,他们家分得的房屋既少又差,先生感叹“在族里,年纪也成了一种资本,长辈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利用族权,共同侵吞一家寡妇孤儿的利益是十分轻易的事情。”^[4]这就是所谓的封建礼教,在家族的长幼尊卑之下,哪来的和谐呢?那么外祖母家呢?先生在这里感到了一些慰藉吗?也许并不如《社戏》里所写到的那么温馨。《社戏》在提到平桥村时,更多写到的小伙伴以及六一公公、八公公等村民,外祖母家的亲人却只写到了外祖母一个人,其他人则被有意无意略去了。其实鲁迅先生在外祖母家的待遇是一分为二的,在祖父还没有出事的时候,是周家大少爷,可祖父出事后到外祖母家避祸

时,却被这里的亲戚背地里说成“要饭的”。只是那些小伙伴却仍然“像过去一样亲热,他们没有大人的势利眼”^[5],可能他们才是鲁迅先生要表现的淳朴的民风吧,才是“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真正能形成对应的关系。

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批判封建礼教,《狂人日记》是宣言书,写于四年后的《社戏》,虽文笔不如前者尖锐,但抒情的笔调下没有完全忘却批判,适时用“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等暗讽一二,想必先生在写作时又想起了这些不快的往事吧。诗句所描写的环境确与平桥村相类,也不能排除鲁迅在回忆童年时不自觉地想到了《诗经》里的这句,但据上所述,平桥村其实没有那么诗情画意,但在鲁迅这里曾是他的童年避风港,回忆时也许会幻化出些许温情吧,用这句诗来形容,倒也恰如其分。谁说“灵魂的柔软和坚硬”不能共存呢?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3.

[2] 章太炎,朱自清.诗经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08.

[3] 李山.中国文化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2.

[4] 林贤治.人间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2.

[5] 林贤治.人间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1.

作者简介:

马欧亚(1979--),男,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学本科,高级教师,从事教育工作。